



趣味文明史
有趣 & 有料

THE SECRET LIBRARY

A Book-Lovers' Journey
Through Curiosities of History

秘密图书馆 一部另类文明史

[英] 奥利弗·特尔 / 著

柳建树 / 译

Oliver Tearle





趣味文明史
有趣 & 有料

THE SECRET LIBRARY

A Book-Lovers' Journey
Through Curiosities of History

秘密图书馆

一部另类文明史

[英] 奥利弗·特纳 / 著

柳建树 / 译

Oliver Tearl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密图书馆：一部另类文明史/（英）奥利弗·特尔（Oliver Tearle）著；柳建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1

（明德书系·趣味文明史）

书名原文：The Secret Library: A Book-Lovers' Journey Through Curiosities of History

ISBN 978-7-300-26434-9

I. ①秘… II. ①奥… ②柳… III. ①图书史-西方国家-通俗读物
IV. ①G256.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0515 号

明德书系·趣味文明史

秘密图书馆

一部另类文明史

〔英〕奥利弗·特尔（Oliver Tearle） 著

柳建树 译

Mimi Tushug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770（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mm×210mm 32 开本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7 插页 3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61 000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引 言 /001

第一章 古典世界 /004

荷马史诗 /005

传奇伊索 (Fabulous Aesop) /008

莱斯沃斯的诗人 (The Poet of Lesbos) /010

几何原本 /012

俄狄浦斯情结 /014

讽刺 /016

罗马的盖茨比 /018

真实故事…… /020

普林尼的历史 (Pliny's History) /022

最古老的笑话集 /024

第二章 中世纪 /027

盎格鲁-撒克逊态度 (Anglo-Saxon Attitudes) /028

梅林 (Merlin) 登场 /030

马可·波罗之前 /033

胀气的恶魔 /034

乔叟的天文学 /037

中世纪食谱 /038

一个女人的启示 /040

第一本自传 /041

巴恩斯代尔的罗宾 (Robin of Barnsdale) /043

第三章 文艺复兴 /046

高康大 /048

法国版《十日谈》 /050

这是乌托邦吗? /051

统治者 /053

文艺复兴时期的畅销书 /055

第一位英国女性剧作家 /056

解锁十四行诗 /058

小心猫咪 /060

莎士比亚的基德 /062

谁是 W. H. 先生 /065

吉诃德式空想 /069

奇闻合集 /071

第四章 启蒙时代 /073

揭黑者鼻祖 /074

另一本日记 /076

醉酒的跳蚤和显微镜 /078

开拓者 /080

费恩斯的旅行方式 /082

克鲁索：续集 /084

迅速的成功 (Swift Success) /086

消失的戏剧 /088

定义时代 (Defining the Age) /090

第五章 浪漫主义时代 /094

哥特热潮 /095

简·奥斯汀的历史 /097

革命时代 /098

第一位女权主义者? /101

另一个达尔文 /102

《弗兰肯斯坦》 /104

假血 /106

第六章 维多利亚时代 /110

狄更斯圣诞节 /112

被遗忘的轰动人物 /114

烹书 (Cooking the Books) /117

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 /119

达尔文的畅销书 /120

小说村 /122

两个爱丽丝 /123

第一部侦探小说 /125

瘟疫之书 /127

铁路时代 /129

板球圣经 /131

夏洛克的神笔 (Sherlock's Brush with Oblivion) /132

手袋? /135

另一个德拉库拉 /136

秘密生活 /138

第七章 美国人 /141

第十位缪斯 /142

纽伯里波特怪人 /144

美国的第一位作家 /147

爱伦·坡的软体动物 /149

愚人节之书 /151

汤姆叔叔 /152

马克·吐温的回忆录 /154

典型的女孩故事 /156

诗歌——匆忙完成 /158

展望未来 /160

走出狂野的西部 /162

第八章 在欧陆 /165

夫人的童话故事 /166

小汉斯 /168

真实的自白 /170

阅读的危险 /171

愁云惨淡 /172

凡尔纳令人不可思议的预言 /174

结束就好 (All's Well That Ends) /176

在地板下 /178

尼采如是说	/179
言归正传 (Joking Aside)	/182
第九章 现代世界	/184
追忆普鲁斯特	/184
文学朝圣	/186
盖茨比之前	/188
阿弗小传	/190
后果	/192
冷漠的声音 (Indifferent Voices)	/193
绘制城市	/196
从“A”到“Zythum”(古埃及啤酒)	/197
四个字母的争议	/199
一只巨大的……甲虫?	/201
第一个机器人	/203
亲爱的吉蒂	/205
心爱的国家 (Beloved Country)	/207
恐龙热	/208
从印刷到冲浪	/210
新信息	/212
致 谢	/214
译后记	/215

引言



有人问切斯特顿 (G. K. Chesterton): 如果你流落荒岛, 想要带一本什么书? 切斯特顿回答: “《托马斯实用造船指南》(Thomas's Guide to Practical Shipbuilding)。”这个机智的回答或许引人发笑, 但这也意味着荒岛唱片节目^①再也不请他做嘉宾了。然而切斯特顿的妙语确实提醒我们去注意一个平凡但经常被遗忘的事实: “书”并不仅仅指那些“文学名著”或是“你一直想读但从没有时间或勇气去读的小说”。一本书可能完全以实用为目的, 但它对西方社会的历史影响却是深远的。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Elements) 是两千多年前的一本教科书。恐怕很少有书虫会在一天的劳累之后, 拿起欧几里得做睡前读物。但《几何原本》的影响是难以计算的 (有点讽刺的是, 这本书讲的就是计算)。与此相似, 绝少有读者会带一本约翰逊博士 (Dr. Johnson) 的字典泡热水澡, 但其后的每一本字典——从美国的《韦氏大词典》到成就惊人的《牛津英语词典》——都从中获益良多。这些书是时代的产物, 但也反过来影响了之后时代的文化与知识轨迹。这就是本书的主题。

事实上, 《秘密图书馆》这本书试图探索并回答一些我好奇已久的

^① 英国广播电台的一个节目, 每期的嘉宾都会被问: “如果被流放荒岛, 你会携带哪些唱片、书和奢侈品?” 自 1942 年至今, 本节目已制作三千多期。——译者注

与书籍相关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我已经在我的博客“有趣的文学：文学趣味图书馆”（Interesting Literature: A Library of Literary Interestingness）中有所回答。但其中的大多数问题，尤其是那些文字之外的问题，是这本书中独有的。欧几里得的哪些举动是富于原创性且重要的？科幻小说真的准确预言过未来吗？谁写了第一本食谱？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真的都一本正经吗？他们的小说真的回避性事吗？

《秘密图书馆》试着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它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一是揭示名著鲜为人知的一面，二是说明某些无名的书籍是如何与我们熟知的世界有着惊人的密切关系的。它从熟悉中寻找陌生，从陌生中寻找熟悉。简言之，它尝试发现人类所写过、录入过、刻过、口述过或制造过的最知名和最无名的书中鲜为人知的一面。

在书籍的世界中深挖一点，你就会发现各种未被讲述过的故事。每个人都听说过希腊的古典诗人荷马（Homer），但有谁听说过戏仿荷马的作家们呢？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短篇小说声名卓著，但几乎无人知晓他那本令人惊讶的书——事实上那是他一生里唯一畅销的书。我们都知道莎士比亚（Shakespeare）写了一部名叫《哈姆雷特》（*Hamlet*）的戏剧，但他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剧作家。本书关注的就是那些被忽视的书，那些掉到了图书馆书架背后并已经被遗忘的书。但有时一本经常被看的书也会出现在本书的考察范围内。我肯定不会说但丁（Dante）的《神曲》（*Divine Comedy*）少有人知，但有多少人真正读过它呢？因此，那本书中“屁声大震”的时刻是中世纪文学隐藏最深的秘密之一。

《秘密图书馆》不想成为“影响了历史的九十九本书清单”或是“人一生必读的九十九本书汇编”，因为我讨论的一些书并没有留存到现代，其中还有一本甚至可能压根儿就没存在过（我会在适当的时候

解释)。相反，它是好奇心的混合物，是对一间想象中的图书馆的快速浏览——图书馆里堆满了我们熟悉或陌生的书。我讨论的每一本书都向我们透露了一些它所产生的时代的信息。作为一个整体，它们对我刚才提到的问题给出了一些意味深长的回答。

这本书由九个章节组成，大体覆盖了从古至今的主要历史和文化阶段：古典世界、中世纪、文艺复兴，等等。过了 17 世纪中叶之后，每件事都变得有趣又复杂起来，尤其是一块叫作美洲的新大陆这时也开始出版书。我用独立的一章来讲美国 17 世纪至 19 世纪书籍的发展，也用同样的方式处理欧洲大陆书籍的发展状况。所有这些在最后一章里重新组合，聚焦于 20 世纪的西方现代性。

开启图书馆之旅前还有一件事。在每一章中，每一本书都和之前的书有所联系。这种联系有时明显，有时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发现，但它们肯定存在。希望你在寻找这些联系时获得乐趣，就像我一样。

奥利弗·特尔

第一章 古典世界



古典世界的遗产随处可见：民主制、剧院、抒情诗、奥林匹克。许多哲学和建筑都植根于古希腊。但在更细节之处，我们同样生活在古典时代的祖先们创造的世界中。看看我们的语言，比如那些今天仍然常用的拉丁短语：carpe diem（“把握今天”，来自贺拉斯的诗）或是in vino veritas（“酒中有真言”，来自老普林尼）。在英格兰，大多数人每天都会携带一点儿《埃涅阿斯纪》（*Aeneid*）：decus et tutamen（装饰与护卫）。这句维吉尔（Virgil）的诗句就刻在英镑硬币的边缘。美国钱币也刻有拉丁短语：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它被视为维吉尔的作品——可爱的是，这是一本关于香蒜酱的食谱。

如果考虑到许多古典时期的文学、哲学、科学和数学都没能留存至今，那么这些痕迹就更让人瞩目了。想象一下，要是那些失传的古典作品今天依然存在会如何。如果拥有了索福克勒斯所有的一百来部作品，而不是留存下来的区区七部，那么我们该多么富足。在大学课堂上，没有人能够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喜剧理论，也就是《诗学》的第二部分，只是因为没有副本流传下来。

既然你正在拿着的这本书是以书为基础的，那么从古典世界讲起就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正是在那时，书籍才真正被发明出来。最古老的由多个页面组成的书（也就是说并非单一的卷轴）通常被认为是大

约 2500 年前的伊特拉斯坎金书 (Etruscan Gold Book)。六张 24K 金的金页由圆环连在一起，成了一个或许可以被称为“书”的整体。它是在 20 世纪中叶才被发现的。遗憾的是，它由伊特拉斯坎文写成，而人们对其所知甚少，翻译起来很是棘手——这是轻描淡写的说法。其实直至今今天，我们还不知道它到底讲了些什么。

幸运的是，有许多诗歌、戏剧、小说、科学和哲学著作是我们能够破译和阅读的。所以，与其对着无法破解的伊特拉斯坎文挠头，不如先看看这些吧。

荷马史诗

荷马因为两部史诗而知名：关于特洛伊战争 (Trojan War) 的《伊利亚特》(*Iliad*) 和关于奥德修斯 (Odysseus) 返回伊萨卡 (Ithaca) 家乡历程的《奥德赛》(*Odyssey*)。《伊利亚特》是西方第一部伟大作品。大约成书于公元前 8 世纪。它记录了特洛伊和希腊城邦之间的十年战争，尤其聚焦在战事的最后阶段。在其中登场的有亚马孙人 (荷马称为“*antianeirai*”的女战士，意为“能与男人匹敌者”)，有如阿伽门农 (Agamemnon) 和阿喀琉斯 (Achilles) 攻城略地的英雄。这还只是以字母 A 开头的人物。

荷马的身份仍然是个谜。我们甚至不完全确定这个人的生卒年月——如果他确实存在过的话。《伊利亚特》具体是如何写成的也是一个谜：这些诗起初大概只是口头传统的一部分，直到很久之后才被书写下来。但我们不知道荷马是否就是那个眼盲的游吟诗人。如今时间过去了将近三千年，这些事情就更加无从得知了。

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推测荷马是个女人。另有多人论证《伊利亚特》出自多人之手。

《伊利亚特》的故事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希腊人狡猾地躲进一匹大木马里，进入了敌人的城市，这产生了“特洛伊木马”（Trojan Horse）这个词（在电脑中，意为“伪装为无害的恶意软件”）。赫克托（Hector）这个角色产生了动词 to hector，意为骚扰或是欺凌某人。如果我们想要指出某个看似无敌之人的唯一弱点，我们仍然会说那是他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这是那位希腊英雄身上唯一的弱点。（然而有趣的是，荷马其实从未提到过这个故事。它似乎是后来创造的。其实，《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并不是无敌的：有一处，一根长矛击中了他的手肘，让他出血。）

有一件关于《伊利亚特》的事，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知道，但它其实并不太准确，也就是，《伊利亚特》讲述了特洛伊人和希腊人之间的战争。正如理查德·詹金斯（Richard Jenkyns）在他的《古典文学》（*Classical Literature*）一书中所指出的，所谓的希腊人（Greek）并不认为自己是“希腊人”（Greek），因为这个称呼是后来罗马人使用的。他们称自己为“希伦人”（Hellenes）。但在《伊利亚特》中，甚至这个称呼也不完全准确，因为荷马称呼他们为“亚该亚人”（Achaeans）、“阿尔戈斯人”（Argives）或者“达奈艾斯人”（Danaans），但从未称他们为“希腊人”或“希伦人”。另外，虽然特洛伊战争持续了十年，但荷马的《伊利亚特》只记录了战争尾声的几周——而且 24 卷中的 22 卷描写的只是几天时间中发生的事。

在古典时代，荷马也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外一些书的作者，其中包括一首名为《马吉特斯》（*Margites*）的喜剧诗。诗名来自其愚蠢至极的主人公。马吉特斯疯狂、迂腐、虚荣而且愚蠢——他如此愚蠢以至于他不知道双亲中是哪一个是生了他。虽然该诗的大部分没有流传下来，我们却知道这首诗在古典时代颇为流行。一位名为菲洛德穆（*Philodemus*）的哲学家曾经在文中用“像马吉特斯一样疯狂”的说法。“狐狸懂得许多事，而刺猬只懂得一件大事”这个谚语曾被安排在许多作家和思想家头上，但它其实源于这首诗。

但《马吉特斯》是荷马所写吗？学者表示质疑。虽然有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权威在《诗学》中把这首诗归为荷马的作品，但其他学者对此将信将疑，提出另一位希腊作家皮格雷斯（*Pigres*）更可能是真正的作者。还有一首诗被亚里士多德归为荷马的作品，却被历史学家认为另有作者。这首诗名为 *Batrachomyomachia*，意为“蛙鼠大战”。它实质上就是对荷马《伊利亚特》的长篇戏仿，只是把希腊人和特洛伊人替换成了两栖类的蛙和啮齿类的鼠，还对《伊利亚特》的英雄大加嘲弄。从一开始——或是非常接近开始的地方，反正差不多吧——西方文学就在自嘲。

在《蛙鼠大战》之中，蛙王背负着鼠王，一起过池塘。突然间，他们发现了一条水蛇。为了自保，蛙王本能地扎进池底，扔下了鼠王不管。可怜的鼠王淹死了，而他的人民（抱歉，他的鼠民）把蛙王的行为解读为故意谋杀，并且起誓要对蛙王和他的人民（抱歉，他的蛙民）复仇。

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乔治·贾浦曼（*George Chapman*）把《蛙鼠大战》翻译为英文，但济慈在落笔书写《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的时候，头脑中想的恐怕

不是《蛙鼠大战》这首诗。《伊利亚特》虽然强调了战争的徒劳，但总体来讲，它给特洛伊战争披了一层宏大的英雄主义薄纱。而这首讽刺史诗看上去是在挑战这一点。《蛙鼠大战》中的战争纯粹是琐碎的口角。所以它既是最早的滑稽诗之一，也可能算得上最早的反战诗。

传奇伊索 (Fabulous Aesop)^①

在皮格雷斯——或是它的那位真正的作者——写作《蛙鼠大战》的时候，在文学中运用动物的传统就已经扎根了。但动物故事既能传达道德教训，也能制造矫揉造作的喜剧效果。最清晰的例子当属伊索的《寓言》(Fables)。他的一个寓言以青蛙背着老鼠过池塘为开头，结尾却是老鼠淹死了。

根据柏拉图的《裴洞篇》，苏格拉底为了消磨监狱中的时间，曾以伊索的寓言为题写诗。

伊索并不是写动物寓言的第一人。几个世纪以前，赫西俄德(Hesiod)曾经写过鹰和夜莺的故事，而且诗人阿尔齐洛科斯(Archilochus)也写过几个，包括一个鹰与母狐狸的故事，还有一个狐狸和猴子的故事。但伊索把寓言变为一种流行的形式。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在1484年印刷了《寓言》的第一个英文版，让

① “Fabulous”一词一语双关，既指“虚构的、传奇的”，也指“极好的”。——译者注

“酸葡萄”（sour grapes）和“狼来了”（to cry wolf）这样的短语进入了英文，不过其中并不包括人们一般以为的“披着羊皮的狼”（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虽然伊索的一个寓言中确实出现了打扮成羊的狼，但它其实是《圣经》中的一个短语。）《寓言》馈赠给我们的其他一些短语被误解了，或者至少被创造性地改变了。例如“狮子的份额”（lion's share）这个短语来自一个寓言，讲的是狮子拿走了所有的食物，一点儿也没有留给他的狩猎伙伴。如今，“狮子的份额”仅仅指代最大的一份，这样伊索故事中苦涩的讽刺感就丢失了。《寓言》中一些不太出名的故事包括《老鼠和牡蛎》《有两个情人的男人》和《将埃塞俄比亚人洗白》。

伊索同荷马一样，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否真正存在过。如果他确实存在过，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在荷马之后几个世纪——若是荷马他自己也是真正存在过的话。伊索的《寓言》或许是多位作者的产物，是一个逐渐积累的口述传统的一部分。然而，关于讲故事的人的传说越来越多。一位评论者声称伊索曾于公元前480年参加过塞莫皮莱（Thermopylae）战役。但既然那时他已经去世将近一个世纪了，那他大概没帮上太多忙。

其实，如果一个叫作伊索的人确实存在过的话，那他应该是一个残疾黑奴。他是非洲人——可能是埃塞俄比亚人——这个想法已经存在颇有一段时日。《寓言》中出现了骆驼和大象这些动物，这可以支持这个理论——更别提还有《将埃塞俄比亚人洗白》这样的故事了。伊索是埃塞俄比亚人的猜想不仅来自他的《寓言》，也来自他的名字。根据学者马克西莫斯·普拉努得斯（Maximos Planudes）的说法，伊索（Aesop）或是埃索（Esop）来自埃塞（Ethiop）。（说明：很可能并非如此！）

不管名字的来历如何，根据伊索的故事推测，他是一个奴隶的理